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二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一百四

周禮折衷

得之何舉提幹

按漢唐以來三禮元本首列正經卷第布書各與傳註人附于下此必先後鄭有所傳授今鶴山先生折衷兩篇標題倣之惟自宮正又中分者非敢輕有因革蓋以賈氏所發明昉爲義例學者其詳考云

天官冢宰第一

鄭象天所立之官冢宰也宰官也天統理萬物夫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不言司者大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

賈鄭云象天者周天有三百六十餘度天官亦總三百六十官宰者調和膳羞之名冢宰亦能調和衆官天官兼攝群職故不言司春官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亦不言司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賈六官之首同此序六句者以其建國設官爲民不異也案桓二年左氏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則居洛本是武王之意至成王周公時恐天下爲疑更與諸侯謀定之也

鄭周公歸攝而作六典謂之周禮營邑於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司徒

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賈書傳云五年營成周成周與王城同時營則五年營反洛邑與孔安國爲營反洛邑封康叔制禮作樂同是攝政七年異彼先鄭注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穎川陽城地爲然

鄭司農云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玄謂考王距人建國水地以縣置縣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後鄭破先鄭

爲君臣父子之位以其國家草創下論體國經野
理應先定宮廟等位豈有宮廟等位未成先正君
臣而位乎

又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緝左祖右社面朝
後市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屬是也

賈營國方九里旁三門旁爲四方方三門則王城
十二門門有三道三三而九則九道南北之道謂
之經東西之道謂之緝經緝之道皆九軌左祖右
社者此據中明外之左右宗廟是陽故在左社稷
是陰故在右面朝後市者三朝此皆是君臣治政之
處陽故在前三市皆是貪利行刑之處陰故在後

也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

跡

音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也井方一里邑方二里

丘方四里甸方八里縣方十六里都方三十二里

載師職去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畧地

若畿內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爲溝洫法無此方里

爲井之事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乃有方里爲

井之屬但郊外曰野大總言耳散文國外則曰野

野對國言之故鄉大夫職去國中七尺野自六尺

是城外則經中野對國言之謂國外則曰野但據

小司徒成文而言

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

所職而百事舉。賈人無主不散則亂。是以立君治之。君不獨治也。又當立臣爲輔。極中也。言設官分職者。以治民令民得其中正。使不失其所。設官分職助理天子。衆人取中以爲治體。其實建國之初。主在設官分職爲民極耳。

鶴山魏先生云 位字注謂君臣之位。先鄭之說非不通。只是不該蓋位總言宮廟朝廷之位。故後鄭破之。

又云

王城十二里。或又注云九里已不同。又云

甸。藉其以出車一乘。詩信彼南山。惟禹甸之左。

氏渾良夫東甸。亦音

又古極本無中義只天下之理到中便不可過
不可過便是窮極如斗極星極洛邑爲天地之
中是四方所取正之地商邑翼羽四方之極是
也此極字至朱文公發明始分曉

又古經字是經之營之經畫也言經則緯在其
中九經九緯是也經常經界皆此經後人只此
一字尚存如權字便錯看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鄭司農云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故大宰職曰掌
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故論語里君薨百官
總已以聽於冢宰後鄭云司農引論語者欲見天

子冢宰兼百官之義言百則三百六十一也且論語言君薨據諸侯言冢宰百官據天子互言之也冢宰太宰者言不異人也

賈言主治則兼六官以其五官雖有教禮政刑事不同皆是治法也云佐王均邦國者以大宰掌均節財用故也周禮以邦國連言者據諸侯也單言邦多據王國也然不先均王國而言均邦國者王之冢宰若言王國恐不兼諸侯今言邦國則與外可以包內也

鶴山先生云後鄭未見尚書故天官冢宰一段引論語爲訛又云周禮連言邦國多是諸侯

邦有封之義建邦設都乃命諸王邦之蔡皆訓
封後來爲避漢祖諱傳注多改邦字槩稱國子
寶亦曰邦疆國之境有封略之義

又云周禮制度數自康成多是便約法推之如
大夫五命士三命周七廟便推殷六廟不知自
書出來却殷已有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之辭則
約法遂窮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
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紹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
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
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
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賈

大宰總御羣職故六典俱建治典教典六官府

禮典已下四典皆云百官者尊天地二官不局其

數故不去百官而立官府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

萬民此天子之禮不言兆民而言萬民者以畿外

封諸侯惟有畿內不封故以畿內據近而言鄭云

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者凡言經者以

經紀天下故王言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云邦

國官府謂之禮法者凡言法者不法於上故邦國

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爲法式也常者上下之

通名者經據在上法據在下至於王與邦國官府俱有常義也

鶴山先生云典從冊從六自是一件物不可以常訓之漢儒古未遠然字義已不甚曉多失經意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邦治四曰官常以聽邦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辭邦治

賈此八灋雖不云建亦有建義上六典云治邦國此八灋云官府官府在朝廷之官府也鄭玄謂官

官所居曰府者欲以官府爲一事解與上府史之
府別彼府主藏文書此府是百官所居處皆是府
聚之義也官刑先鄭謂司刑初掌墨冕勦皇宮冕
則皇殺皇此是正五刑施于天下非爲官中之刑
故後鄭不從之也官計謂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
誅賞者此爲三年一考乃一計之此官計每歲計
之故後鄭亦不從之玄謂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
四目官刑上能糾職是專施于官府之中於義爲
當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斷羣吏之治羣吏之
治即是官中之計於義亦當故引破司農也

鶴山先生云府藏受藏之謂藏受用之謂府若

言藏主收受府主支用也人一身之藏府亦同
後世以府名州郡不知起於何時

又云周之官聯其職事覈最密故朱文公謂
部周禮盛水不漏

又云周禮用享廟文法極嚴如小宰八成之類
一字移不得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
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
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
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後鄭注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

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城內者祭祀
其先君社稷五祀祿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賦口
率出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禮俗昏姻喪
紀舊所行也鄭司農云士謂學士賈大司徒云凡
造都鄙鄭注其界曰都鄙所在也春秋傳云遷鄭
焉而鄙留是鄙所居下遷也典法則三者相訓但
邦國言典官府言法都鄙言則所用處異謂都鄙
公卿大夫之采邑者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則大
夫之采也小都任縣地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任畧
地則三公之采也云王子弟所食邑者親王子母
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與六卿同處而五十

里次疏者與大夫同處二十五里也云祿若今月奉也者古者祿皆月別給之漢之月奉亦月給之云賦口率出泉者下文九職九賦職賦相繼而言故知賦即九賦口率出泉也

鶴山先生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鄙是附

左氏曰是鄙鄭也西鄙北鄙以我爲邊鄙鄙有外意如貪鄙彼都人士只當通作一義看

又曰賦有分頒之意以井地所出獻于王也如禹貢之賦與詩賦政于外左氏悉率散賦凡三等采地所出之物與兵車之屬盡謂之賦賦是上頒其式貢則下以供上賦通人力所出貢止

是地所產如土謂之貢士亦謂之充賦皆地所出之人也康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爲口率並泉三代安有口賦其誤後學甚多此其一也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鄭康成 素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六極四冒負誅責讓也曲禮云齒路馬者有誅凡言馭者所以歐而內之於善

賈太宰以此八柄詔告于王馭羣臣餘條皆言
詔獨此與下八統言謂王者餘並羣臣職務所當
依行此乃王所操持王不獨執羣臣佐之而已故
特言詔也言馭者此八者皆是歐羣臣入善之事
此經自五日已上皆是善事則大善者在前小善
者在後自六日已下皆是惡事則大惡者在前小
惡者在後此中爵與祿廢與置皆別之以王德爲
大能明辨之八則中爵祿廢置皆共文者以其德
小不能辨故也

鶴山先生云八則八柄言馭者凡十六字只當
通作一義講康成以歐而內之於善訓馭字未

知祭祀如何歐神以內於善臣有大罪沒入而
奪其家財如何歐貧者而內於善竊黃古之馭
者斟酌疾徐自有其法康成不察此十六箇馭
字若以古之善馭者推之當訓品節而歸於範
之意如祭祀而斟酌天神地示人鬼之品節而
不違其則庶乎其可以馭神也自祭祀馭神而
皆得其品節以下則其他盡通然其間以漢制
沒入家財爲奪以馭貧一條尤害義理三代安
得有沒入人臣家財之法古者待臣下無絕法
如臣之去國素車白馬以喪服去雖待放於郊
然猶爵祿有詔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三年然後

收其田里雖奪之而不使其妻子至於乏絀故
禮爲舊君有服上下皆以忠厚存心及至戰國
孟子始有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
冠饋荷服之有之言如臧武仲去國猶以防求
爲後於魯爲臧爲也武仲去而猶據防以請立
臧爲爲後故孔子以爲要君是三代之法臣有
罪而奪爵之類亦必斟酌而不使至於貧困此
其所以爲馭而康成之誤解經當表而出之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
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賈鄭云統所以令率以等物也此八者民與在上

同有物事也謂率十民使與上合皆有以等其事
上行之下效之也故以萬民爲主也

鶴山先生云統有總統之意如綱領之屬若羽
葉垂統是繼於祖宗而垂之無窮且制度紀繩
是四件物儀禮純爲全匹半匹爲制幣長一丈
八尺如銖只是二十四銖今廣稱二十五銖便
非古制八統如中庸九經達吏不可拘在下位
不能自達者吏則通上下之官稱之三公謂之
三吏孟子以諸侯爲天吏今之吏部則舉天下
之官皆掌之胥史謂之吏不知起於何時

又云天官冢宰盡統衆職自小宰已下無非分

職授任各有條理以此知冢宰事無不統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農生九穀二曰園圃疏草木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林四曰牧收養蕃鳥獸五曰百

工飭化八牧六曰商賈通貨財七曰嬪婦化治絲

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鄭三農平地山澤也先鄭以九穀爲叅稷黍稻麻

大小豆大小麥後鄭以無秫大麥而有梁木爾雅

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原及平地可種禾稷之等隰

中可種稻麥及菴也後鄭三農乃以平地及原隰

謂山澤不生九穀下食靈亦云凡膳食之宜有大

宜梁魚宜木以知無秫大麥而有梁於地當掌山

澤者謂之虞掌川禁者謂之衡澤無水曰藪牧田
在遠郊

賈謂鄭約家人所受田處即有牧六畜之地故云
遠郊八村珠曰切象曰嗟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
金曰鏤革曰剥材曰折金玉曰貨棄食貧志王恭
居櫛車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器名曰寶貨嬪婦人
之美稱百妾男女貧賤之稱疏村百草根實食
者爾雅疏穀皆不孰爲大荒

鶴山先生云

嬪止匹妃之稱傳注泥堯女呂姜
是有德行之妃故以爲美稱樓渠破生曰妻死
曰嬪之說最是疏村案委人掌畝野之賦歛斬

芻凡疏耕木枕凡畜聚之物凡疏耕共野委兵
器與其野圃財用注軍旅又有疏耕以助禾粟
野委謂廬宿北之薪芻其兵器謂衛陳亦
器野圃之財用苑圃藩籬之村故臣妾聚斂之
間民盡安詩曰疾疆疾以注彊有餘力者以謂
間民今時儻賈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朱
氏謂庸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是也

又云古無豆之稱只稱菽字于豆于登乃是姐
豆之豆先後鄭以菽爲豆疑此字自漢始

以九賦歛財貢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
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作叡之賦五曰邦懸之賦六曰

邦都之賦七日關市之賦八日山澤之賦九日勞餘之賦

先鄭財泉穀也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
幣餘百工之餘

後鄭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聲其夫家之衆寡饑饉可住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猶謂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玄國百里邦甸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十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

丘幣皆未作當增賦者若干賈人倍筭矣自邦中
以至幣餘各人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毋處爲
一書所待異也

賈以九賦歛財賄此賦謂口率出泉其處有九

云賦得口率出泉則財賄非泉而云歛財賄者詩

口出泉者取財賄以當筭泉之賦 云歛財賄也

變邦稱家削者謂三百里之內地名削其中有大

夫采地謂之家削大夫采地中賦稅入大夫家但

大夫家采地外其地爲公邑公邑之內其民出泉

入王家故舉家削以秉公邑之民邦縣之賦者四

百里地名縣有小都賦入采地之主其中公邑之

民出泉入王家也邦都之賦者其五百里中有大
都大都采地其賦入主外爲公邑其中民所出泉
入王家也關市之賦王畿四面皆有關門及王之
市廛三處其民之賦口稅所得之泉也山澤之賦
謂山澤之中財物山澤之民以時入而取之出稅
以當邦賦所稅得之物貯之而官未用有人占會
取之爲官出泉此人口稅出泉謂之山澤賦也幣
餘之賦者謂爲國營造用物有餘並歸之職幣得
之不入府藏則有人取之爲官出泉此人亦口稅
出泉謂之幣餘之賦然關市山澤幣餘不出上六
處而特言署以其未作當增賦故也賦爲口泉鄭

君引漢法民年三十五以上出口賦錢人百三十
以爲筭故於此注云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
舊名與邦中在城已下至五百里此皆約載師所
云遠郊甸地前地縣地畧地之等遠近之差

王氏先生云

三代賦字只是頒其式以任井地
所出獻于上初非計口出泉唐陸贊猶以民間
出泉爲不便况成周乎鄭氏以漢法解經至熙
寧而禍不可勝言此九賦又其一也周禮有三

箇縣字畿內爲天子之縣方遂上有縣四等上
有縣故漢猶以天子爲縣官字書縣字即蒙
字又云王畿四面有關謂之近關甸稍縣鄙自

有遠關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
日彞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
帛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瀕之式九曰好用之
式

鄭司農云匪分也頌讀爲班布之班謂班賜也
後鄭謂王所分賜羣臣謂好用然好所賜予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
四曰幣貢五曰彞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序貢
九曰物貢

鄭注嬪故書作賓先鄭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

貢皮帛之屬器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柱貢梓木
也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服貢祭服梓貢羽毛物
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爲摯肅慎貢磬矢之屬
是也假鄭燔貢謂絲枲器質銀鐵石盤丹漆也幣
貢玉馬皮帛也杼貢棟幹括柏絲蕩也杼讀爲游
圉之游游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由鹽橘
柚九貢先後鄭多異說

賈言故書者鄭注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出之前
或在山嵒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
故云故書作賓此九貢皆是諸侯賓之所貢不得
特以一事爲賓貢若言絲枲堪爲婦人所作是也

器貢服貢大行人因朝而貢此後鄭不從幣貢謂
玉馬皮帛高賈等時無貢馬法觀禮諸侯享禮云
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周則有之先鄭以存貢爲羽
毛後鄭以存貢讀爲游謂舞好珠璣琅玕也恐不然

鑑先生三月令內有貢犧牲者目有一項田

養犧牲馬是人主所用之物亦無貢惟康王之
誥布乘黃朱以爲庭實却非常貢後鄭存貢添
水傍爲游恐是九旌旗頃上羽毛當從先鄭又
云古者旗便是物各以其物乃是字象形所謂
九旌之物古人數物多用旗帜之類物馬而班
之却是物色之物今物貢只是泛言物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
得民三曰師以賈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
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
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

鄭司農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織也牧州長也
長諸侯也師諸侯師也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
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宗繼別爲太宗收族者

鄭司農云王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稅薄
利之吏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耕作者
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則百姓親睦數亦有虞掌其政今爲之厲禁使其

地之民守其材物以時入于王府頒其餘於萬民

富謂畿中材物

賈訓兩為耦欲取在上與民相協聯繩使不離散也鄭引孟子鄉田同井但鄉遂為溝洫不為井田而云鄉田同井者鄉遂雖不為井田亦三三相任以出稅與井田同

鶴山先生云周制上自國都王畿外至侯國皆

相聯絡大而言之分天下為二伯曰牧九州之長九牧亦曰牧牧有司牧之義長有君臨之義師有師道焉通人君卿大夫皆有師道儒之名見於後世周官此二字元無歸着不知何所當

次第

鄉邦各自各有有道之人秉儀風俗居

鄉謂之父師少師亦謂之先生處士亦謂之上

老中老此皆可以當儒但周官不分曉說宗以

族得民凡人受氏各自有宗大宗一小宗四一

子一宗別子四宗左氏謂之立宗諸侯之後是

大宗非諸侯之後皆小宗亦有爲嫡子而無嫡

孫者亦有云云宗藩序詳之主以利得民主是

公卿大夫趙孟謂主相晉國于今八年又事吳

敢不如事主乃瞋皆是吏以治得吏更是羣吏

几官皆是不必是胥吏友以任得民田里間比

閭族黨無能相友之義數以富得民上六者皆

在井田內惟數則如鄭之原圃晉之巨圃楚之雲夢皆是數

古制上下相聯絡親比如此竊意凡一人生死閭胥使計其年月日時有保有受天地間人都有箇數溝洫道路自有條數閭有門以譏出入縱有盜賊也來不得自後世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民間自生自死盜竊亂賊並作此井田不復之弊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歛之

鄭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

正治之事于天下至正歲又書冕而縣于象魏振采
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

賈知正月是周之正月者下文乃縣是建寅明上
云正月是周正月知乃縣是正歲建寅之月者下
云小宰所以佐大宰彼云正歲縣之與此乃縣爲
一事象魏闕也

鄭司農云周以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魏
魏焉孔子謂之觀春秋定二年傳夏五月雉門災
及兩觀是也觀者以其有教象可觀望又謂之闕
者闕去也仰視治象闕去疑事或解闕中通門左
氏莊公三十年鄭伯享王于闕西注闕象魏也

案公羊傳六子家駒謂昭公云諸侯僭天子矣
僭諸侯公曰吾何僭哉曰設兩觀乘大輶何代云
天子兩觀諸侯臺四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
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是縣教象之法可知始
和鄭謂始調和六典八法已下之事和訖即頒布
從甲至甲爲挾凡十日斂藏之於後月月於告朔
而行

鶴山先生云自鄭康成以正月之吉爲周正月
乃有三正之說某以爲無前乎爲商以十二月
爲歲首而夏時不改後乎秦漢以十月爲歲首
夏時亦不改其誓所謂怠棄三正是廢天地人

之正道咸有德之爰華夏正亦謂政也正月
之吉始和乃孟春天氣始和亦不如鄭說牽強
其讀法則或吉月或四孟月鄭謂去民愈近讀
法愈多象魏觀闕也釋名曰觀在門兩旁中央
闕然爲道謂之魏以其巍巍也謂之象魏以其
縣象也諸侯有臺門無兩觀春秋傳新作雉門
及兩觀識加其度謂之觀以其可觀也謂之闕
以其闕中也或曰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
事于祖則正月指夏時四月始正月禁霸又一義

又云武帝雖建寅從夏時然終西漢至東漢大
朝會元以十月爲歲首嘗於諸志檢討盡然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政陳其殷置其輔

鄭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

命作牧者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蒼
監厥亂爲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伍人鄭司農
云殷治律輔爲民之平也云謂殷衆也謂衆士也

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天台周成子謂牧州牧也舜
十二州則有十二牧周九州則有九牧王制即以
殷制名曰伯其實一也但八州八伯以王畿王者

所治其州不復設牧故云伯然正畿千里以舜十二牧例之又參以左氏五侯九伯汝實征之當有九伯但不統王畿耳監後鄭以爲諸侯非也所以名國以有侯爵可以監名侯哉此乃牧之屬長之師就擇賢侯爲之獨殷有連帥卒正也職方曰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設牧之下又曰制職可見州牧必有監長二職以相維也但五長爲五國置長其謂監則莫知幾國而設一監豈亦如殷之聯乎王制言天子使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乃漢博士撰王制篇因書言三監挾殷畔據以立此條史非立監本荊州牧自有命

卿大夫上監冊牧而每牧至三人哉且武庚但承
殷祀初非方伯武王以三子並監者以革命之初
殷民疑貳一時權宜不爲定法漢初未見周禮王
制闢然故漢儒旁緣三監臆爲之談耳參佐也國
之卿也非指三人也伍衆大夫也猶行五之云非
指五人也卿大夫多少之數隨國大小爲之差殷
衆士也輔府史胥徒也五都亦立之長如外諸侯
但在玉畿內不復有帥牧耳書云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是也兩卿前鄭云兩丞按都家無卿官朝大
夫乃止上士名爲朝大夫惟都宗人都司馬秩雖
均上士而職之與名則兩卿之似者茲其謂之兩

與小都之有家宗人而司馬則以其家臣爲之伍
其都家之士及都則之屬輔則不士庶子輔則胥
徒也後鄭曰正六官之卿貳小宰小司徒小察伯

小司馬小司寇也攷稽察也宰夫卿帥四帥司馬
士師也此文先去施法則于官府則官府乃總言
三百六十之官非止六官也左傳云百官之正長
師旅是每官秩之最高者爲正其次爲貳爲攷惟
獨貪及貟少者則不能備貳攷及毅鄭專云六官
則拘矣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
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鄭八成

賈八成小宰職掌據上文官成在八法治官府中
今特出之者以其八成本待萬民不待官府若不
特出之則無此待萬民之事以禮待賓客本在人
統今特見之者以他皆主行之於朝以示民唯禮
賓特別有禮若聘禮之類是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

鄭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
也明堂位所謂名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也
具所當共脩掃除糞洒

賈五帝者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

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
紀依月令四時迎氣及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
故云祀五帝於四郊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既澣濯及納
享贊玉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
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賈案明堂位君內祖迎牲于門卿大夫贊君及毅
訖納與其人

鶴山先生云古人祀祭最嚴主親牽牲又親射
牲以授亨人宗廟不用幣玉而几爵則以玉爲
飾與天地五帝之几爵不同

大朝覲會高賛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賛贈玉含
玉作大事則戒于吉官賛王命

鄭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秋則冬夏可
知玉獻獻國珍異玉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
者天台周氏云朝覲會同大宗伯爲上相合賛以
冢宰者亦以會同之大也

鵠山先生云朝覲巡守之禮舜典王制周禮周
官皆不食以事理揆之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
王乃大廟巡爲近之若一年而巡四廟則恐無
是理然傳注謂魯以春朝麥春祭又不可曉
王既治朝則贊聽滌四方之聽朝亦如之

鄭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

賈王有三朝必知此是路門外朝者但外朝是斷
疑獄之朝路寢庭朝圖宗人嘉事二者並其事簡
非正朝故知治朝是路門外司士所掌四方之聽
朝謂王巡狩在外時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

鄭大事決於王小事冢宰專平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
王廢置三歲則大計舉吏之治而誅賞之

鄭正正廁也會大計也元鄭云三載攷績

賈百官攷其治政功狀與冢宰聽斷其所置之功

狀文書而詔于主大無功不徒廢更加眾大有功
不徒置更加賞

鶴山先生云誅止責讓字從言之經自然自秦

漢來始以誅訓殺因舉陵陽三禮辨三歲終廢

置各因其事而舉錯之也三歲誅賞大計其凡

而外黜之也舜之法三載而攷績九載而後黜

陟加焉待至牧九官之法也羣吏則不容俟之

如此其文鄭師仲既講引攷績爲比而說者又

以爲賡周事法詳略繁簡之不同又誤矣又

云太宰之屬自管正至掌次掌主起居飲食之

事自太府至掌皮掌主財物出入之事自內宰

至屢入掌主之內事更采掌主之終事凡此諸職在漢則少府領之三公不預在唐則殿中省專之九卿不預此可以觀世變矣今之制自宮正以下其職總於內侍省別於御藥院內東內司分於內藏庫御厨太醫局翰林儀賓司御藥院之類其典領者皆審也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鄭杜子春云宮皆當爲魯玄謂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若今御史中丞

賈後鄭以官刑宮中之刑不從子春官刑者見司

寇已云四曰官刑此小宰不往貳之則不湏重掌
又下文觀治象力退以營刑憲禁于王宮故知宮
刑明矣應劭云御史中丞秩二千石朝會獨坐副
貳御史大夫內掌蘭臺圖籍督督刺史糾察百僚
故舉漢法以況之

鵠山先生曰鄭以漢制釋經類此不知周之御

史在五史之下戰國時御史在前執法在後猶
未甚重秦漢歷代至以御史大夫爲三公至本
朝不輕除大夫後來亦不除中丞以侍御史爲
臺端殿中爲副端因云如中書尚書侍中古只
是在左右前後掌圖書之臣到東漢凡事盡出

尚書到唐以爲三省長官本朝侍中只除兩人
曹韓而已因親近遂竊權竊權遂秉政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
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鄭逆迎受之鄭司農云貳副也

賈太宰所掌小宰副貳之

鶴山先生云

六典只是國家舊章上從冊下從

八王荆公表內用

尊閭字乃是字書說典爲尊

閭之也典是定本六叙六職等是作職事故上
說經邦國下說平上說擾萬民下說寧如此推
之皆別是義用字極嚴

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一日以叙正其位二日以叙進其治三日以叙作其事四日以叙制其食五日以叙授其會六日以叙聽其情

賈凡言叙者皆是次序先尊後卑各依秩次則羣吏得正故云正羣吏也

釋名曰賈苟於後鄭以叙爲秩次凡皆先尊後卑情爲爭訟之辭恐情字難訓爭訟又專以先尊後卑爲說則訟豈以尊卑而分曲直乎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

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日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日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日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日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鄭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

賈鄭依書傳云周公攝政三年踐奄與滅淮夷同時又按成王周官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

豐作周官則成王作周官在周公攝政三年時周公制禮在攝政六年時此鄭義不見古文尚書故爲此解若孔據古文尚書多士以下並是周公致政後成王之書周公攝政時淮夷奄與管蔡同作亂成王即政後又叛成王親征之故云滅

鶴山先生云孔安國注明王奉若天道亦說設官以象天地日月星辰之意然成王即政與周公攝政年月多不可考周禮冬官闢與夏官闢司馬師司馬及司祿等皆闢大率是溝洫兵賦與班爵祿之制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至秦而又併天下詩書百家語燒之

又云秦雖焚書止焚天下所藏私書異種言

所職固自若也惜蕭何以刀筆史止收圖籍以

知天下戶口院塞至項羽焚咸陽博士所藏始

蕩盡故山嵒屋壁所出皆訛闕不完耳因舉

禮記六官之屬各六十而經文參差不齊自

今考之天官之屬六十九增世婦附

女御附

地官之屬

十二胥師已下附

靈人職春官之屬四內宗外宗附

跡附小師職卜人附女巫共爲巫師一職神社不爲職

夏官之屬六

十九圉人不爲職

秋官之屬六十一五職不爲職

冬官之

屬三十四孝工記三工外當有大司寇及五辟四職

或曰六十舉

其大凡也或曰多少相乘恰得三百六十也然

考工記又有梓師朝人之名則其脫遺蓋止此矣大事各從其長長六卿也小事則專達委
王也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是以權不侵而國無滯事也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諸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萬物

鄭懷亦安也賓客來共其委積所以安之聚百物

者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賈教典共其委積者大司徒下有遺人掌十里有
廬廬有飲食之等故云共委積也云司馬主九畿
并引職方者司馬自主九畿無貢物之事故引其
屬職方也

鶴山先生雲六官皆有事大率扶持世界倉肴
六官一件少不得冬官所謂事此書惜乎不存
疑其盡是管國授田等事必有容心去之者則
公謂刑不能勝然後有事此說未盡職字之義
則是主此事者謂之職其實典是定本職便是
推而行之處王昭禹解是賦字非從戎發則爲

賊乃從刀從弋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葬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鄭司農云大祭祀太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視滌濯蒞玉鬯省牲鑊奉玉盤司馬羞魚牲奉馬牲司冠奉明水少大喪太宰贊贈玉含玉司徒率六卿之衆庶屬其引宗伯爲上相司馬平士大夫司寇前王此所謂官聯杜子春云弛讀爲施謂荒政弛力役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

賈大祭大喪二事皆不言司空司空亡故也

鶴山先生云聯事如每事有關會處多也記得

朱文公曾說陳君舉解受誓戒與分胙付之刑
官具要檢視其惰慢之意不必如此說司寇刑
官亦合舉是職禮辨云六聯皆官府之大事
非一官所能共故令事而共治也喪葬二事而
相類田役二事亦相關歛民之財弛民之力亦
二事而相備也言斂則散可知言弛則用可知
凡小事皆有聯謂一官之內自相通屬者如膳夫之

於庖人亨人內外饔酒正之於祿人吏人歸保之於諫獄太府於內外王府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日聽政役以比居二日聽

師田以簡稽三日聽閭里以版圖四日聽稱責以傳
別五日聽祿位以禮命六日聽取予以書契七日聽
賣買以質劑八日聽出入以要會

先鄭比居謂伍籍也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
也稽猶計也微力籍圖地圖也稱責謂貸子傳別
謂券書也聽訟責也以券書決之傳傳著約束於
文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禮命謂九賜也書
契符書也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要會
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日要歲計曰會 謂傳別爲
大手書於劄中字別之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
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質劑謂兩

書劄同而別之。長曰：質知曰：劑。傳別買剗者，今之券書也。

賈責謂貸予者。謂貸而生子者。若今舉責卽地官泉府職云。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若近郊民貸則一年十一生利之類是也。傳別謂於券背上大作一手。畫字割字中央破之爲二段。別之云書契。謂出乎受入之凡要者。此予則取予謂若泉州云。凡縣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不過三月。及旅師云。春頒秋歛。縣取官物後還無生利之事。質剗案地官質人云。大市曰質。小市曰剗。注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良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言兩

書劄同而別之者謂前後作二券中央破之兩家各得其一皆無手書字與公傳別

鶴山先生云禮曰右契古者作字自右起故謂之右契左券者却是主者執右對者執左八成皆是舊法成事品式依時而行之先鄭謂簡稽士卒兵器簿者如黃池之會行頭官行擁鐸拱稽名籍至責謂貸而生子若今舉責歸墮官泉府國服爲息近郊民貸則一年十二生利此國服爲息恐是劉歆傳會康成誤解以致荊公禍天下周公之制必不放債取利禮記謂比居爲五家爲比居所居若今差役薄是也簡稽還

人所謂稽其民入簡其兵器者今軍籍也版圖
六鄉一十五家爲閭六遂二十五家爲里版戶
籍圖地圖也聽稱責以傳別稱舉貸也責取償
也孟子曰又稱貸而益之傳別太史公曰焚秦棄責謂即地傳
判書也判書署著寫束文書帛別爲兩各其一
如今所謂合同分支也輒據觀餘並從鄭賈說
此段取予出入相似而不同傳別畫異質猶難
分而實異故詳著之

以聽官府之六計與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
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鄭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既斷

以六事又以廉爲本杜子春云廉辨爲廉端賈

端

此經六事皆先言廉後言善能之等故知將廉爲本廉者絜不濫濁也廉法謂守法不失謂治汙謂之汙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治擾謂之擾則治弊謂之弊矣廉者察也聽官府弊吏治察此而已善其於謂之善善事謂之能能直內謂敵能正直謂之正能守法謂之法能辨事謂之辨此六行能而謂之六計者察其吏治而知其所以治者行能如此此聽官府弊吏治之數也故謂六計鶴山先生云字書無弊字只是敝敝斷也與一言以蔽之字同義廉者以廉隅堂廉謂有分辨

界限鄭賈王所謂絜廉與治汙皆失之以絜廉
加於六者義旨不通三禮辨謂聽字衍

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器荒
亦如之

賈言以法掌祭祀已下七者皆是上六縣百官縣
事通職者以官共故經云令百官府共其財用
也然六縣中不言朝覲會同者以彼賓客中可以
兼之此七事在太宰八法中六曰官法彼在八曰
官計上者以其彼有數故在上此官法無數故退
在六計下也周易小宰掌戒而不掌誓掌貞而
不掌脩蓋盡聽於一而脩則有所加損戒與衆共

而則真之而已又言以法則亦不豫道揆故也

荆公常以道揆自居而元不曉道與法不可離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以其有道也法不本於道何足以爲法道而不施於法亦不見其爲道跡公以法不豫道揆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見一偏爲害不小因說永嘉三陳作唐制度紀綱論云得古人爲天下法不若得之於其法之外彼謂仁義道德爲法之外事皆因荆公判道法爲二後學從而爲此說胄於南省試院爲諸公發明之衆莫不伏如周禮一部三百六十官甸稍縣都

鄉遂溝洫此間族黨教忠教孝道正寓於法中

後世以刑法爲法故流爲申商

主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鄭士事謂先四如之者三施舍不給役者十事故

書爲小事

春云

當爲大事書亦爲大事

惠施焉謂之施政役焉謂之舍理其事謂之治爭

其事謂之訟財用出於官府施舍歸於人民治訟

則或以財用之不共或以施舍之不治故先言其

其財用次言治其施舍後言聽其治訟

凡祭祀賛王葬葬之事裸將之事凡賓客賛裸凡受

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葬受其舍遂幣至之事

鄭文從太宰助王也贊王酌饗饗以獻乃謂之裸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

賈喪謂王喪諸侯諸臣有致含襚幣玉之事荒謂凶年諸侯亦有致幣玉之事劉公宗廟之裸求神於陰賓客之裸則若今禮賓客祭酒也裸將裸而將瓊也喪荒有幣玉則聘贈賙委之物

龜山先生云宗廟祭祀自坐尸迎牲以後無非是義理此正所謂精義入神剴故曰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如祭天以特牲器用陶匏元酒明水不近人情者最尊若夫祭燭祭孰近

人情者禮之降故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

文云賓客之禮諸侯來朝朝享既畢主禮之王雖不酌而有受醉之禮使宰夫爲主人示公卿大夫不敢抗禮於君而受醉則臣不可以代君飲故有受醉之事

文云喪荒之幣玉鄭賈謂賓客所賙委之禮不知何故不引宣王禱旱之詩云靡神不舉靡陵斯牲圭璧旣卒寧莫我聽乎

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羣吏之要贊冢宰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

鄭每月之小計

賈小計對下經歲會爲大計言冢宰則據百官總焉謂助冢宰受一歲之許歲終則令羣吏致事者謂使六官各致一年之功狀將來考之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謂上一年會計文書及功狀也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鄭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賈知正歲是夏之正月者見凌人云正歲十有二

月令斂冰若正歲是建子周正即今之十一月冰未
堅不得斂之言正歲得四時之正周教則不得以
此知諸言正歲者皆四時之正是建寅之月

乃復以官刑憲禁主宮令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政
乃懷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郭憲謂東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

賈凡刑禁乃出秋官今云憲禁者與布憲義同故
小牢得秋官刑禁文書表而縣之於宮內也此經
於職未當置太牢而令百官謹手此數事以結

之也

鶴山先生云憲疑訓顯字禮記憲憲本德則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

鄭注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如儀賈程治朝在路門外者殊朝廷路寢庭外朝在庫門外其事亦簡非常治正之所些云治朝是常治事之朝

天子五門三朝

鄭司農云天子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畢門謂雉門三門也

祥道謂皋門之内外朝也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

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
獄訟詢本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
宰夫掌其法太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黑路
門之內燕朝也大僕正其位掌櫛相而族人朝焉
王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邇路裏聽政然後則王日朝
於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縣治象所
以待萬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
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
居焉是蓋庫雉路也後鄭雉門與先鄭異

皇門

詩曰皇門有伉左傳曰魯人之皇杜氏曰皇緩也

皇畿皇無皆以阜爲綏則門之遠者謂之皇晉矣
毛氏以阜門爲鄭門非也

庫門

郊特牲曰王聽誓命曰庫門之內戒百官也曲禮
曰在府言府在庫言庫矣文東壁爲文府西塗爲
武庫漢書於府言財物之府於庫言武庫則庫門
矣庫在焉

雉門

春秋書新作雉門及籥觀矣傳云五版爲堵五堵
爲雉蓋城雉之制在是也何休曰天子外關兩觀
諸侯内關一觀然天子外關於經舞覽

應門

亦謂之正門

應門發政以應物也明堂位南門之外亦曰應門康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路門

路大也王之路車路馬路寢皆曰路則大寢之門謂之路門宜矣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春秋之時齊晏子端委於虎門鄭子良伐虎門未世諸侯之門亦效其名耳

右鄭云謂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

必矣如是則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勅觀
周禮閭人掌中門之禁意者雉門無雉門謂之
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
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於五門謂之
中門前於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
門門異於此而謂之畢門畫虎於此謂之虎門
門之名豈一端哉大抵天子五門舉庫雉應路
諸侯三門庫雉路耳諸家皆以天子庫門之外
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
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
燕朝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

君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
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
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又月令季春鍛獸之
樂母出九門注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
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
也關門也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

又陳祥道曰閭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
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司寇凡民之有獄
訟入束矢鈞金于朝朝凡得獲貨賄民六畜者
委于朝是禁施於雉門之內而不於雉門之外
故庶民得以造外朝而竒服庶民得以入皋門

庫門若然縣法於中門宜矣又太僕建路鼓子
大寢之門外是窮者達其情於外朝之肺石朝
士文達窮者之情於內朝之路鼓與

鶴山先生

古者天子內五門臯庫雉應路

應門之外左右設宗廟社稷治朝居其中康

王受顧命於路寢訖諸侯出廟門俟廟門指

應門外也故康王出在應門之內注云出畢

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太保畢公率東西方諸

侯入應門左右則康王出御治朝而誥諸侯

是治朝得稱廟以廟社在左右故天子朝諸

侯在廟中亦謂之廟受在廟行饗禮然後路

朝行燕禮謂此乃祖宗之治朝非已之治朝
也其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則司士見焉
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鄭慎次叙諸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應使辦理之
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復之言報也反
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
上書

賈鄭司農云復請也逆迎受王命者復是報白之
義不得爲請故後鄭不從又王命既出在下受而
行云逆逆者向上之言不爲向下之義故後鄭亦
不從據夏官諸侯臣萬民皆復逆並有則此亦有

上書奏事耳及至夏官太僕先鄭注云復謂奏事
逆謂受下奏即與後鄭義同是先鄭兩解也

鶴山先生

東西相近謂之逆並行謂之順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
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
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
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氣八曰徒掌官令
以徵令

鄭別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召所謂正辟於
治官則冢宰也治要若歲計也師辟小宰宰夫也
治凡若月計也司辟上士中士治目若今日計也

旅辟下士也治教每事名少也治藏藏文書及器
物贊治若今契文書草也治叙次序官中如今侍
曹伍伯傳史朝也趨令趨走給召呼罰公合衆數
而爲目合衆目而爲凡合衆已而爲要要則月計
凡則旬計目則日計旬計則宰夫所謂旬約正日
成也三四之數府史之所掌也而旅治之目則
旅之所掌也而司治之凡則司之所掌也而師治
之要則師之所掌也而正治之此官府之八職也
故治之至於要而止若夫會則正之所掌也而王
治之矣故大宰受百官府之會而詔王廢置廢置
在王則王治之矣凡治官府以法爲主成則以待

萬民之治常則聽官治而已故正掌官法師掌官成放掌官常司亦掌官法者正掌官法以正其屬司掌官法則貳之而已

鶴山先生云漢趨走者謂之伍伯着絳衣朝會更追班之類徒只是空手人如舍車而徒步善徒法亦此義

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諸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鄭羣都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乘猶計也財泉穀也用

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文書與
實不相應也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周公謂宰

夫

所考及於百官府羣都縣鄙則大宰小宰所謂

官府都鄙其爲百官府羣都縣鄙可知矣不言財

用之出入而曰乘其貯用之出入者以一二三四

乘之則謂之乘總會其數則謂之會失其所藏之

貨賄則謂之失財非所用而用焉則謂之失用所失

之物非貨賄也則謂之失物辟名則其出入名不正

而已足用者用無不足而已長財則所藏又有餘

焉善物則所作所受又無不善夫物有不可謂之

財而財亦物也言失財用物則失物非財以其既

言失財故也言善物則財亦物也以其未嘗言善財故也所誅非特治官之屬也故曰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誅以詔冢宰則當可知矣

龜山先生云辟名詐爲文書以空物作見在文書鄭說是也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粢牽與其陳數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

鄭此校次之牢禮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委積謂牛米薪芻給賓客道用

也膳獻禽羞羶獻也飲食燕草也鄭司馬注云食夕
食春秋傳云殮有陪鼎羣牡牢可牽而行者春秋
傳曰饋羞羶矣公謂殮客始至所致禮凡此禮陳
數存可見者

賈牛一羊一豕一稱牢經以牢禮爲饋饋粢行
人上公饋饋饋九牢饋禮九獻食禮九舉皆等其俟
伯降一等以七爲節子男又降一等以五爲節又
掌客至公殮五牢五積侯伯殮四牢五積子男
殮三牢三積是其數也公牢禮之共膳則殷
膳大牢之屬是也獻則不有禽獻之屬是也不
則殮五牢之屬是也飲則盡四十之屬是也食則

食四十之屬是也。牽則牽四十之屬是也。賓之殮牽則有司所共賜之殮。牽則王所好賜陳數則以爵等爲之。

鶴山先生云：殮夕食以文解字，後鄭以爲客始至，所致禮其義方該。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師有司而治之。

鄭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太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辨。

買三公六卿尊故宰夫與春官職喪帥其於喪家

有事官有司而治之大夫之喪卑宰夫不自爲使
在已之下其旅三十有二人帥有事於喪家之有
司治之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歲終則令正月要旬歲終則令
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鄭歲終自周季冬正猶是也旬十日也治不時舉
者謂違時期會

賈知歲終是周之季冬者以其正月之吉始和彼
正月是周之正月始和布治于天下至今歲終考
之是一歲之終故知非夏之歲終也

鶴山先生曰以後鄭注月令于季秋下云秦以

十月爲歲首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定其國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爲來歲受誥日爲度入唐孔穎達正義亦案史記案文公獲黑龙自爲水瑞命河爲德水以十月爲歲首荀爽知之以十月爲歲終而以十一月爲歲首李晉有之爲天正之說也

正歲則以遷趨書羣吏令將常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皇上

鄭良善也鄭司農云正歲之正月以法戒敕羣吏若今時舉孝廉方正才異等

買正歲乃夏之正月是其歲始故以法警戒羣吏

四科異等此經據宮中子弟先鄭內云不要營中
之人

鶴山先生云避采武譯改秀爲茂周禮諸
言正月者先後鄭謂爲周之正月諸言正歲者
先後鄭謂爲夏之正月故晝歲終之事常不平
正歲之間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重校鶴山先生全集卷之二百五 周礼折衷下篇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宮伯中士三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三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注正長也宮正主宮中官之長伯亦長也

賈上大

宰至旅下士總御羣職故爲上首自此宮正以下

至夏采六十官隨事緩急爲先後故自宮正至宮

伯二官主宮室之事安身先須宮室故爲先也自

膳夫至膳人皆供王膳羞飲食饌具之事人之處

世在安與飽故食次宮室也自鑿師以下至獸醫

主療疾之事有生則有疾故鑿次食饌也自酒正至宮人陳酒飲肴羞之事鑿治既畢須酒食養身故次酒肴也自掌舍至掌次安不忘危出行之事故又次之自太府至掌皮並是府藏計會之事既有其餘理須貯積或出或納宜計會之故相次也自內宰至屨人陳后夫人已下內教婦功婦人衣服之事君子明以訪政夜以安息故言婦人於後也夏采一職記招寃以其死事故於未言之也此官正并下宮伯雖俱訓爲長其義則異若宮正則主任王宮卿大夫士之身故爲宮中官之長故其職云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故宮伯所掌者亦掌之

故言正長也宮伯云長者直主宮中卿大夫士之
適子行其秩序授其舍次之事亦得爲長故云伯
長也宮正上士二人爲官首中士四人爲之佐下
士八人理衆事府二人主藏文書也史四人主作
文書胥四人爲什長徒四十人給徭役諸官體例
言府史胥徒之義皆然不可文文重釋他皆放此
宮正掌主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
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此之

鄭時四時比校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宮中者
若膳夫王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部
署諸廬者會其所居寺版鄭司農云爲官府次舍

之版圖待待比也夕莫也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爲

其有解惰離部署

又云

析戒守者所擊也

賣

此時

是尋常事故爲四時解之先鄭於八成注版名籍

圖地圖後鄭謂版其人之名籍增成先鄭義也

公戒戒其怠忽糾糾其緩散令使爲之禁勿爲也

鶴山先生

時以四時解恐拘次舍則暫止之

地今之客次吏舍亦此義左氏又立一例謂一

宿爲宿再宿爲信三宿爲舍恐亦不然又因版

爲名籍說鄉黨式負版者傳注以版爲民數故

式之蓋夢得燕語却以負版爲儀禮襄辟領負

版之制言按凶服者式之皆指凶服亦是一說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脩而憑之負版注謂辟
領及襄闕中尺六寸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則
辟領之長與襄齊襄用三升布則負與辟領之
布亦三升

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先鄭故謂禍災令宿宿衛王宮後鄭故九非常也

文王世子曰公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
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富貴室諸子
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謂諸侯也王之庶子職掌國
子之倅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
之者令宿之事蓋亦存焉賈後鄭引文王世子文

是諸侯法也諸庶一也於諸侯則爲庶子於天子
則爲諸子彼鄭注辟謂副辟之辟云國有大事寇
戎之事

鶴山先生云大事不止祀與戎而鄭拘此一語
凡大事盡以爲祀與戎恐未該

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績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
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衰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
藝

鄭司農云分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稽猶考
也計也功吏職也緒其志業幾又云若令時掌中
有罪禁止不得出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官司馬殿

門也後鄭謂幾荷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稍食祿
稟淫於濫怠解慢竒羗謫祿非常五人爲伍二伍
爲什會之使輩作輩學鄭司農云道謂先王所謂
教道民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貢外人謂男子內
人謂婦女稍食則稍稍與之祿稟其祿與之米稟
竒羗謫祿非常者兵書有謫祿之人謂謫許禁出
觴角非常先鄭謂道若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教
之六藝道則師氏三德三行也藝謂禮樂射御書
數示保氏職文也

鶴山先生曰稍稍給之荆公謂平班其稍食非是祿稟稟從
稍稍給之荆公謂平班其稍食非是祿稟稟從

未謂祿米祿廩從六謂貯米之所義各不同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變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
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主守而聽政令

圜行事吏職也使居其廟特所爲賈稍食宮中官
府等月祿行事吏職當考知功過大事在祀與我
不得去部所守而聽待政令

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
圜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鄭靈公讀
火絕句云禁凡國之事蹕國有官正爲王執燭也
王當出則官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
也官正主爲王於宮廟中執燭後鄭謂事祭事也

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祭先公先王於廟中隸
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爲明春秋傳有
大事於大廟文曰有事於武宮

鵠先生曰

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在宮中

中門之外則天子三朝皆可謂之廟亦可稱宮
先後鄭謂蹕如漢之填街蹕猶今之警蹕也亦
謂之清鞭論語執鞭之士即此鞭從革而蹕本
從之因舉

禮辨

謂六官之掌蹕者甚多不知

康成何故專指隸僕所掌蹕宮門廟門者閭人
也爲內人蹕者內豎也率四夷之隸守王門蹕
者師氏也若祭山林則脩除且蹕者山虞也祭

則守其屬禁而蹕者典祀也大喪及諸臣葬子
墓而爲之蹕者冢人也蹕宮中之事者隸僕也
邦之大事使其屬蹕者大司寇也國之大事使
其屬蹕者小司寇也諸侯爲賓則率其屬而蹕
王宮者一師也大軍賓喪祭則帥其屬來道而
蹕者鄉士也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帥其屬而蹕
者遂士也賓客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者許
士也蓋蹕所以禁止行者各隨其職而用之則
官正蹕於宮中明矣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鄭廬倚廬也舍堊室也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

室賈倚廬者謂於路門之外東壁倚木爲廬翼臺者舍對廬故爲翼室翼室者兩下爲之與廬異故多翼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者親謂大功已上貴謂大夫已上疏者賤者居翼臺者疏謂小功總麻賤謂士弓雜記是諸侯之臣禮不辨親疏貴賤而別其遠近並爲天子之臣也

鶴山先生云三年之喪自天子至于庶人無貴賤一也故謂之通喪豈可謂貴者服輕賤者服重鄭賈說未然

官宿掌主宮之士庶字凡在版者

鄭司農云庶字宿衛之官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今

時鄉戶籍謂之戶版後鄭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
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委庶也賈高名掌主宮中
卿大夫之適子庶子士之適子也凡在版者子弟
皆有名籍謂公謂士則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未
爲士者也上言士下言庶子則包國子之未爲士
者矣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
自近而衛焉故君臣國家休戚一體上下親而內
外察也

鶴山先生云周制宿衛王宮皆以公族公卿大
夫之子弟爲之故曰士至漢宿衛周廬爲郎以
官廊得名故漢署郎有四以入貲爲郎如張蒼

者號山郎疑若今之抵產非入錢也繼有納粟
爲郎有父次爲郎如馮唐後因武帝推恩諸侯
主子弟乃有父任爲郎凡四色亦皆士大夫不
如後世以三衙爲宿衛

又云漢初蕭何掘未央宮按三輔黃圖宮中有
三十六殿高祖又掘長樂宮至武帝於南山一
邊添剗甘泉長揚五株共爲五宮統在北關東
關內皆宮也

又云漢制自公孫弘以前如貢禹張禹雖爲公
卿而其子無官桑弘羊爲御史大夫亦以其子
無官怨望惟公孫弘以宰相封侯後乃有子嗣

掌其政令行其禁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

職事

秩祿粟也叙子等也作徒役之事大子所用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鄭言農云庶子衛王宮在內爲次在外爲舍後鄭謂以其宿衛所在舍臣休沐之處謂庶子衛王宮先鄭意丙外次舍有所隔絕而禮記謂稱士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於夫胥職所謂學士也稱庶子者公卿大夫之庶子於諸子職所謂伴也在掌客職則謂之庶子而禮祇諸侯之大夫其體亦不輕矣古

者公卿大夫之子弟充士之適子未世其爵者則
又使之偕衆子以衛王宮焉重之至也秦周廬設
卒不以士庶子爲之非聖人之法此所以有望夷
之禍

告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
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鄭謂王宮之士庶子於邦有大事或選當行賈事

亦謂冠戎之事作起也謂起宮中之衆使士庶子
行則官伯戒令之月終則均其祿廩與宮正均稍
食亦一歲終則均叙與宮正異彼宮中官府故會
其行事此其子弟故均其叙以時班衣裘夏時頒

农冬時奉裘有功即賞有罪則誅也

膳夫掌主之飲食食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鄭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之具大略有四賈膳夫掌主之飲食者此一經以其職首故略舉其目下別叙之以養王及后世子者舉爵而言其實羣臣及三夫人已下亦養之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壅

鄭進物於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六牲馬牛羊豕大雞也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公食禮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

其物數備焉天子諸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珍

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醬臠醢

醢也王舉則醢入共醢六十壅以五醯七醢七菹

三醬尼實夏之醢人共韭菹醢物六十壅鄭司農案

羞進也六穀稌黍稷粱麥米雕胡也六清水漿醴

醕醫酏醕進物於尊者曰饋鄭注玉府云通行曰

饋羞出於牲及禽獸者釋經羞用百有二十品此

庶羞皆及於牲及禽獸案公食大夫下大夫十六

豆中從脚膳膳已下皆出於牲不見有出禽獸者

上大夫加以雉兔鷄鴦此則出禽獸也以其有牲

及禽獸故云備滋味之庶羞也內則云雉兔鷄鴦

四豆添前十六則是二十是上大夫禮天子諸侯有其數此經云百有二十是天子有其數掌客云上公食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是諸侯有其數也天子諸侯之數皆從上大夫二十豆上加之內則云牛脩及爵鴟鴞范芝柿已下三十一件鄭注云入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天子羞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文錄八珍謂淳熬已下皆內則文淳熬煎醯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母煎醯加于蒸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母模也炮取豚若犧封之剗之實棗於其腹中偏准以苴之塗之以墐塗炮之塗皆執掌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皺爲脂

米播漫之以爲酏以付豚前諸膏膏必滅之鉢鑊
湯以小鼎鄉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
毋絕火而後調之以醯醢擣珍取牛羊麋鹿麌
肉必臠每物與牛若一捶之反側之去其韌孰出
之去其數編桂布于肉焉屑桂頭薑以酒諸上而
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肝腎取狗肝一幘之
以其脅濡炙之舉集其脅不蓼也是爲珍被有
蓼與飴被是羞豆之實非珍故不取云醬謂醯醢
也者醬是總名知醬中兼有醯醢者經云百有二
十醯醢人共醯六十醯醢人共醯六十醯醢

云六穀知有稌黍稷粱黍柔者據食醬而知未離

胡者南方覓有菰米 酥 良醫

鶴山先生

饋上下通用後鄭於此言進於尊

者自饋王府注又云通行曰饋自無定論如此

者不一六牲本用馬牲狗牲今宗廟中不用此

二者熙寧間有人建議用馬牲竟不行此一節

言夫子備物之享第詩書皆無及此禮者周禮

一部可疑此亦其一

王制公

專本此意以人主

當享備物極至童貫手繡專物應奉司以啓人

主侈心禍至不可勝言學術詭圖原於康成先

儒未有發此義者

王曰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唐太宗

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藥徹于造

鄭殺牲盛饌自舉王旦一舉以朝食也

寃至同庖

鼎子有一牢鼎九陪鼎二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

賈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鼎十有一案禮禮數

繩繩注注一牢鼎十有一是也牢鼎九在西階前

云牛羊豕魚腊腸胃司鼎膾鮮魚鮮腊云陪鼎三

者當內廉臚臚曉並陪牛羊豕鼎後是也云亦九

俎者陪鼎三脚臚曉者謂庶羞在於豆唯牢鼎之

物各在俎故云亦九俎案趙商問王旦一舉鼎十

有二是爲三牲備焉商案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

月太牢鄭答云禮記後人所集王制之法與禮違

者多當以經爲正此周禮周公太平法王薄錄襄
世或異代故與此不同宋大司樂云主大食皆祭
奏鐘鼓大食是彌食舉之樂不言之謂祭周
祭肺但祭肺有二種一者名爲舉肺亦名離肺此
爲食而有也二者名爲祭肺亦名刲肺此爲祭而
有也王將食必祭先膳夫授之備火齊不得膳天
子品嘗之王乃食天子徹食作樂樂章莫聞惟祭
祀雍以徹造後鄭云作也先鄭云徹置故鄭皆謂
造食之廟節厨也

鶴山先生云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凡祭皆祭
先造食者今士大夫此禮已廢惟公無闇先醉

於地近之釋老氏飲食尚先祭禮膳陪鼎
三腳音肴牛臚也膳許三功羊臚也臚許堯功
豕臚也牢鼎九所謂俎實也陪鼎三所謂豆實
也皆所謂羞也周公品嘗食養至尊當慎故也
其所防也微矣

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
天地有喪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鄭司農齊必變食晉齊必變食謂加牲体至三大

牢大荒凶年大札疲羸天歲日月晦食地裁崩動
大故冠成之事司農云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
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此經數事不舉司農意謂

舉樂但比膳夫不舉在食料之中不舉即是不殺
牲二義俱備周公祭祀之齊不御於內不聽樂不
飲酒不膳筆不以哀樂欲惡貳其心又去物之可
以昏憤其志意者而致養其氣體焉然後可以交
神明矣大荒大喪大札天地有戕邦有大故不舉
者王以能順承天地和理神人使無戕害變故宜
饗庸味聽備樂今不能然則宜貶損而不舉

鶴山先生云董本只是簠簋非延之類今却以
爲簠簋猶國有故則天子素服減膳今却又有
素食之說周公所謂宜饗備味聽備樂亦非三
代王者之言此所以開蔡京主廟輩享上之說

王燕食則奉膳餐祭凡玉粢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賈粢玉藻天子與諸侯相至爲三時食故鄭謂燕
食者日中與夕相接爲三時奉朝之餘膳則一牢
分爲三時所賚祭者牢肉天子諸侯朝肯祭肺日
中與夕祭牢肉粢玉藻諸侯夕深衣祭牢肉王
與賓客禮食於廟賓在戶牖之間王在阼階上各
有饌皆設俎故亦有胙俎
凡主之稍事設薦脯醢

鄭注農公稍事謂非日中大舉時而間食謂之稍
事膳夫主設薦脯醢云謂稍事有小事而飲酒賈
脯醢是飲酒肴羞非是食饌若大夫以下燕食有

脯無膾

玉彝飲食則爲獻主掌后及世子之膳羞

鄭官農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爲主君不敵臣也燕義日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賣主

日一舉注鄭以后與王同危不言世子則世子與

王別牲亦膳夫所掌

凡肉脩之頌賜掌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
義見者亦如之

鄭司農云脩脯也後鄭謂致福爲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主又云膳夫受之以給王膳以羔鴈雉爲摯見者亦受以給王膳賣加薑桂銀治者謂

之脩不加冕珪以鹽乾之者謂之脯諸臣自祭家廟致祥于王而云致福者凡祭祀主人受福若與王受福然知諸臣有致胙法者安氏昭六年子產云祭有受脰歸服彼注云受脰謂君祭以內賜大夫歸服謂大夫祭歸肉於公也

鶴山先憲文王廟在豐武王廟在鎬以文武昭穆道理甚遠不知如何致

薨則會惟至后世子之膳不會

鄭不會計多少優尊者其頒賜諸臣則計之刑公至尊不可必有司法數制之世子則唯膳正禮可不食膳禽則無食之膳也與其飲食及服皆會

則所以防荒侈故也

有掌其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鄭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曰卜日曰牲

鄭司農云六獸麋鹿能廣野豕兔六禽鳩鶡鷄雉

鳩鶡云謂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能則六

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獸及執犧壹爲羣

豚謂羣雉鳩凡鳥獸未取曰禽司馬職曰大獸公

之小禽私之貢六畜者馬牛羊豕大雞謂夏官校

人地官牛人春官雞役官大人冬官豕人總送

六畜與比庖人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禽中有

羣雄狐兔等此雞無烹禽獸通稱

鶴山先生李舌注取包肉之義謂之庖廚掌從

六恐非包肉蓋火化始於密犧氏歌初茹毛飲血密犧始取物塗塗而炮之所以謂之庖犧氏犧亦取牛旁

凡其死生蟲薨之物以共主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祭祀之好羞

鄭凡計數之羞亦進也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

羞王言薦者味以不熟爲尊鄭司農

鮮謂生肉

薨謂乾肉好羞謂四時所爲膳食若荊州之鮑魚

青州之蟹胥者雖非常物進之孝也賈謂四時之

間非常大食禮墨云大饗其事與三牲魚腊四

海九州之美味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用公私祭祀
之好羞者先王先公及先君夫人平生所好祭祀
則特羞之事上如事存之意矣齊則思其所嗜則
其祭也可以不羞其所好哉

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獸

鄭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禽獸獻禽於賓客獻烹
爲獸杜子春當爲獻賈凡喪未葬已前無問朝
夕奠及大奠皆無薦羞之法今言共喪紀庶羞著
謂虞祔之祭乃有之天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祔
哭在寢明日祔於祖廟舉前後虞祔則卒哭在其
中賓客之禽由主人獻之

鵠山先生云死而未葬無几筵無薦羞資其體

鬼在此生者可以用几筵字或賜之筵或授之
凡是也始死只誠奠有朝夕奠朔月月半則謂
之殮奠奠亦無庶羞羞是祭當在震卦後
不當言於始死之時今人用庶羞之奠與几筵
字盡錯且如孔子廟只使得奠字使不得祭字
今謂之丁祭亦非釋奠字只見於禮記不見於
他經二漢以前亦無釋奠字然却未至夫誤非
報功使祭字不得

凡令禽獸以纓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鄭令今獸人也禽獸不可以與賓客至將獸之旁

人乃令獸人取之必書其所當獻之數與之及食
來致禽亦以此書核數之至于獻賓客又以此書
付使者屢而行之掌客秉禽於諸侯各如其命之
數聘禮秉禽於客如其饗獻之數主中日則二
雙賜羣客秉禽於諸侯各如其命之數上公允命
日九十雙雜龜鵠五牽日五雙主中日則二雙者謂
作个時主爵日則一雙禽獻不以命數中間也
故言間日則一雙

鶴山先生云古人文不毀胎卵又數罟不入污
池取禽獸有時節其法禁甚嚴外國客之至不
可以時拘賓客禽獻之事率凡十雙七十雙之

類不知如何區處此不可曉

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鱗膳膏秋行
犧麋膳膏腥冬行鱉羽膳膏狸

鄭用禽獸謂煎和之以獻王同農云膏香牛脂也

以牛脂和之膳乾雉鱠乾魚膏豚豕膏也杜子春

云膏豚大膏膏豚蒙膏鮮魚也須鴈也膏羹羊脂

也又謂膏腥雞膏也羔豚物生而肥潤與麋物成

而充膳鱠膜熟而乾魚鴈水涸而性足此八物者

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第勝是以用休廢之

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牛也雞屬宗伯牛也大

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買此經四時所膳者

皆取所勝死之脂膏火賊金即膏勝火膏也不得
云北方之膏杜子春膏躁大膏者是也膏腫不膏
也者非也以其秋行續麝秋時金王金匱木難屬
東方木則膏腥雞膏也不得爲豕膏用休廢之脂
膏暑五行王相相剋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爲
休廢夏火王土相金死水囚木爲休廢已下推之
可知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新謝者爲休廢言
然向來之所膳膏者皆是死之脂膏鄭以休廢言
之也臘用牛膏牛土畜也春木用事則助養
脾也膳用大膏大金畜也夏火用事則助養肺也
膳用雞膏雞木畜也秋金用事宜助養肝也膳用

半膏羊火畜也冬水用事宜助養心也

鶴山先生云

鄭說非荆公說是呂成公云自傳

註盛行人都不看經亦爲時王所尚列於學官
科舉以取士漢唐以至國初惟古注是從如當
仁不讓於師鑒取落鵠不取違古注至程張歐
蘇方破口斥傳注之泥前此周易有多少解說
列於學官者止用王弼唐人以論語應舉謂之
晉何論王子雅排鄭康成劉玄排杜元凱其說
甚當亦何曾得孔穎達又每科與之辨又有學
究一科全是以傳注謂之貼經

歲終則會唯主及后之膳禽不會

卿膳禽四時所膳禽獻加世子可以會之賈士膳夫職所掌者是其正此禽獻者是其加世子可以會故歲發則惟王及后之膳不會世子則會之矣

鶴山先生云

加邊薦豆則禽獻爲奇知知則

惟王及后不會世子則會以防太侈

內饗掌主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享煎和之事辨體客

肉物辨自品味之物

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和熟此五味體名脊脅

肩臂膾之屬肉物哉燔燔文之屬自品味庶羞之

屬言旨舉成數賈體名衆少平解羣豕前體肩臂

臑後體膊肱又有正脊肫脊橫脊又有短脅正脅

代曾是其體二十一體肉物案公食大夫禮十六豆有載載謂刲肉少牢主婦獻尸以燔從傳火曰燔百品庶羞之屬

鶴山先生釋託歷及取別義然只從本字亦有肆陳於鼎俎之意耳亨字本作會音香音亨音黑只同一字並同楚箒爾牛羊以往豕嘗或割或亨作𦵯韵或肆或將祝祭于彷彿

暨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正后及世子之膳羞

鄭先進食之時恒選擇其中御者百羞者則庶羞百二十醬物者即醬用百二十醡珍物者諸八珍之類俟待也方饗恒預選知當主意所欲者以待

饋王者世子直言共不言饋者膳夫饋至不饋后
世子此內饔言共是親饋故鄭云膳夫掌之是乃
共之

辨腥臊。擅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廩羊冷毛而毳
羶犬赤股而躁臊鳥鱗色而沙鳴狸蒙盲眼而交睫
腥馬黑脊而船臂蟻

鄭云腥臊擅香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
皆臭味也冷毛毛長紺結也鱗失色不澤美也沙
澌也交睫腥當爲星聲之誤也肉有茹采者似
星般臂臂毛有文鄭云農之畜朽木臭也蟻蟻姑
臭也杜子春云首視當爲望相賈此經腥有二字

鄭不破腥臊之腥宜破交疎腥之腥鄭答冷剛重牛之燔牛在手曰燔牛無手以前足當之此馬亦然故言般臂朽木蠻姑皆臭物此皆不利人故禁之

鶴山先生曰古人格物之精如此般臂傳注以爲舶般然此般字賣誼弔屈賦用顏師云般從丹不從舟交疎腥鄭以爲肉有朱似星卿在靖州人或告以屠所市豕肉不可食者問其故則云夜於星下銅炙則肉上盡有星如采狀此不可食索而觀之信然乃知庾成之言有所據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烹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

共羞脩刑膾肺骨鱗以待共膳

鄭注當為夏羞蒸者脩鍛脯也肺如脯而腥者
鄭司農云刑膾謂炙者肉或曰膺肉也骨鱗謂骨
有肉者云謂升鉶羹也膾牒肉大瓣所以祭者骨
牲體也鱗乾魚膾內饗不掌羹神故云宗廟之祭
祀言凡者謂四時及祫禘并月祭等皆在其申掌
其嘗耳之事上王后言前和此不言前和者鬼神
尚質不貴羣味薑桂鍛治之謂之脩不鍛治者謂
之脯乾則為脯不乾而腥則謂之胖刑膾爲二物
有明文先鄭以刑膾爲夾脊肉故後鄭不從或曰
膺肉但出亦不從骨鱗謂骨有肉者云謂升鉶

羹也。臚脯肉大燭所以祭者，骨牲體鱠乾魚先鄭
食爲一後鄭不從特牲有鉶羹謂鉶器盛豕脰設
於薦南臚魚齒總有也。臚又詁為火。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

鄭好賜王所善而賜也。賈言好賜者讀羣臣所愛
好則賜之。因羞饗人共之。

久饗羣外祭祀之割脊共其脯脩刑臚陳其脰俎實
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饗鄉食食之事亦如之。

鄭食客始至之禮。饗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
於饗。賈禮於賓客莫盛於饗者以其饗之中有
餌有腥有牽又有酒有米兼熟與食其中芻薪米

未又多故朝聘之日致之是以鄭云急歸大禮故
云莫盛於饗也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寢享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孤子者死事者之子也士庶子掌王宮者若
今時之饗衛士矣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
庶老於康膠賈并饗耆老者謂死事者之父祖兼
有國老庶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之致仕
者經首言耆老孤子則耆老者死事者之父祖
可知左氏哀二十三年晉知伯親屬顏庚至二十
七年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胡設乘車而
焉繫五邑焉乃顛庚之子而賜之是禮孤子之法

師役則掌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鄭獻謂酌其長帥叡事之奠祭賈獻謂獻酒非獻

肉故鄭謂酌其長帥長師軍將已下至五長有功

者饗獻之小喪紀謂夫人已下之喪陳其鼎俎謂

殮奠及虞附之祭皆有鼎俎用公外饔言饗者饗

孤子而以士庶子如之酒正言饗士庶子而後言

饗者是孤子外饔掌饗饗以養之爲主酒正掌酒

酒以禮之爲主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饗掌饗辨膳羞之物祭祀六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晉于鼎齊多
少之量職主也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賣案少
牢禮爨在廟門外之東大夫五鼎羊豕腸胃魚腊
各異鑊鑊所有一鼎鑊中肉孰多升一鼎故鄭云
既孰乃齊于鼎周禮儀禮皆言爨論語玉孫賈寧
媚於竈禮記祭法天子七祀之中亦言竈若然自
孔子已後皆言竈故鄭云爨今之竈

鶴山先生曰七祀非古禮竈也者老婦之祭也
孔子已後改爨為竈不知何故大羹肉滑先儒
以大羹不致五味也鉶羹加鹽菜矣肉滑益於
登肉汁一名滑字當從肉從泣作滑只有張

參能辨若只從水旁字書帛中無蓋者字以生爲聲以因爲形若是汗却無聲又云王者典禮

齊威公出來一壤晉文公出來一壤道路之政

不脩賓客之政不舉然而子產說晉文之時車

馬有數人至客至如歸一段猶見晉文之時尚

餘多典禮只如泰山之下明堂之榮則齊宣時

猶在又云鄭康成五經皆有傳注又注五經

緯今乾坤鑿度之類猶在皆以三字爲名如參

同契元命包亦是康成自五六十時注到八十

歲今左氏正義內間引鄭注

甸帥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盈祭

祀共肅享

廟廟宇也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家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蚕終之蓋

盛祭祀所用穀也蓋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

在器曰盛

大

夫

云

肅學

或為茜茜讀為縮束第

立之祭前沃洒其上酒淳下玄若神飲之故謂之

縮縮澣也齊相公責楚不貢包茅無以縮澣杜子

春讀為肅肅宣萬也○謂詩取肅祭脂郊特牲肅

合黍稷夏陽達於牆屋既薦然後燭肅令饗香

合饗者是肅之謂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澣

苴以藉祭縮酒沛酒也醴齊縮酌賈皇帝籍者籍
里之穀衆神皆用獨言帝籍者蟲尊言之周語王
耕一發班三之天子籍田于畝在南郊自天子三
推已下示相恭敬鬼神之法又示帥先天下稷爲
五穀長爾雅以稷爲粢通而言之六穀皆是粢小
宗伯辨粢之名物取蕡粢脂覓用蕭之時有脂
謂饋獻之後陰厭之節取蕭與脂及黍稷炳燒之
取香氣上聞茅以共祭苴則土虞禮束茅長五寸
立於几東是也

鶴山先生曰古益灌亨之義所謂縮酒只是醴
有糟故縮於茅以清之若日滌下去如神飲此

是鄭大夫臆說又云亦與河濟之濟通又云鄉
在靖州見有畫象甚多有劉子淳有作貢茅草
記謂齊侯公葵丘之會據司馬遷書是合諸侯
以封禪所以責楚不責茅最後謂祀日上封泰山
於此亭取茅因爲言孔孟取葵丘之會員有
明文如何不取乃舉司馬遷封禪之說封禪二
字竟莫曉如茅當以禹貢爲說劉不聽云
共野果蓏之薦喪事代王受賁哉

甸甸在遠郊之外郊曰野果蓏李之屬瓠瓜供
之屬粢盛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忝
稷不馨使鬼神不享于王既殯天祝作壽辭授甸

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眚災弭後殃賈斯奠大祝
作禱辭授甸人者知大祝作禱辭在旣殯後見大
祝職也

鶴山先生云代王受責災乃是父禍之來欲代
王受之今人不自殯成之義因說古人遇父禍
只是罪已如畫漢一詩胡寧瘞我以草莽不知
其故至於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
庶正瞻昂昊天曷惠其寧初無後世祈禱早降
甘露之語所以杜元凱釋例上只說古人有祭
祀無所禱禳禡則有之自異端之教興然後有

王之同姓有孽則死刑焉

鄭司農云王同姓有罪當刑者罰其獄於甸師之
官者也賈甸師在疆場多有羣盜以爲隱藪故就
而刑焉案掌內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
甸師民以待刑殺司農又云文王世子公族有死
罪則繫於甸人又曰公族無宮刑獄成致刑于甸
人又曰公族無宮刑不踐其類或音剪刑于隱者不
與國人處兄弟賈繫服之外同姓姪者有罪者謂
凡五刑則刑殺不於市朝於此死刑焉必在甸師
氏鄭注繫於甸人懲盜殺之曰磬罰公甸師共祭
薦之物所以事宗廟宗廟之親而致死刑焉罰則正

法然後能保天下國家能保天下國家然後宗廟可得而事也然則親而致死刑乃所以事宗廟也

鶴山先生

王之同

有罪

則死刑

馬賈氏

謂

絕服之外同姓有蓋五服之內則在議親之

辟也

李衡

謂此說足

以捕漢儒之所未及是

爾至荆公

親而致死刑乃所以事宗廟夫刑於

旬師隱之也

豈有殺其子孫以事祖禰乎必不

然矣是荆公心術之誤也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

鄆役謂始役也木大曰薪小曰蒸嘗此纂要文又

左傳云其父折薪即大木可折曰薪自然小者自

卷之二

獸人掌畧田獸辨其名物久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鄭書網也以網搏所當田之獸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此皆獻也及狐狸賈冬獻狼者狼山是聚故狼膏最聚則溫故冬獻之夏獻麋者麋是羣獸澤主鋪散故麋膏散散則涼故夏獻之春秋寒溫適故獸物皆獻之

鶴山先生云天地間莫非氣凡散皆陽凡聚皆陰然爻間陽氣在內亦有聚時夏間陰氣在內

亦有散時又須分冬夏方說得又云陽氣上鹿

角解陰氣上麋角解

時田則守害及弊田令禽庄于虞中

鄭弊小也仆而田止司農云弊田謂春火熟夏

車弊秋羅弊冬徒弊虞中謂虞人殺獣所田之野及

弊田植虞旗於其中致禽而珥焉獸人主令田衆

得禽者虞人所立虞旗之中當以給四時社廟

之祭故曰春獻禽以祭杜夏獻禽以饗櫸秋獻禽

以祀祊冬獻禽以享烝又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

公之謂輸之虞中珥焉者取左耳以致効若斬首

折截故春秋傳曰以數軍實賈襄二十四年齊侯

祭社鬼軍實鬼獸靈實生謂兵甲器械憲公傳三年而治兵數軍實引之以證斬首折馘爲軍實又生熟俘囚如先軫目眞軍實皆是軍實僖三十一年

鶴山先生

呂東萊曾說人之生也各有血氣

因設爲田獵以發泄之亦以寓軍法

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王府凡田獵者掌其政令

獸非其完者皮毛筋角給作器物賈獸入於腊人

是不完者生獸死獸是完者擇取堪作器物者送

入於王府公謂此四者可共玩好之器物公謂

王之設官能去良物之害於是可以兼百姓之奉

備萬物之養以足其無私玩好之欲也

鶴山先生告荆公專以周禮爲辭謂人主可以

兼百姓之奉備萬物之養以足其無私玩好之欲此所以誤天下而開後來豐亨豫大與享上之侈卒啓裔夷之禍可不戒哉

敵人掌以時敵爲梁春獻王鮒辨魚物爲蟲薹以共

王膳著

鄭月令季冬命魚師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偃也偃

水爲闢空孔以笱承其空詩曰𦗷笱在梁主鮒鮒

之大者以月令季春薦餚于寢廟蟲生葦乾也

賈偃水爲闢空以笱承其空者謂偃水兩畔中央

通水爲闢孔苟者著舊以薄承其闢孔魚過者以
薄承取之故詩云誠苟在渠 取魚之法有五孟
春獮祭魚一也季春薦鮒二也鱉人秋獻龜魚三
也王制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孝經援神契云
陰用事木葉落獮祭魚同時是十月取魚四也獮
則春夏二時祭魚潛之詩季冬薦鮒月令季冬魚
人始魚同五也是一歲三時五取魚唯夏不取宣
公夏瀆於泗淵以其非特里革諫之

凡祭祀賓客喪葬并其魚之蘿蔓凡歛者掌其政令
凡歛征入于王府

鄭官農正魚征漁者之租稅漁人主牧之入于王

府賈政令以知取之時節及勲折凡漁征入于王府水族之類其中湏骨之事甚飾器物者征稅入于王府以當邦賦也

蒐人掌取互物以時籍魚鹽龜蜃凡羶物

鄭司農云互物謂有田耕胡龜鱉之屬蜃大蛤稽謂以杖刺泥中搏取之羶物龜鱉之屬自狸藏伏於泥中者謂羶物亦謂鱗刀含漿水之屬稽謂以杖刺泥中搏取之稽杖角反莊子云冬則掘鱉於江獨义角反蜃猶類羶莫皆反拟音义

鶴山先生云魚隨陰陽而上下冬在水底春在水之半夏在水上冬腹腴在下夏至腹腴在鱗

夏時下水以後上水

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屬蠃蛤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籍事

鄭此其出在淺處可得之時魚亦謂自蟹藏蠃蛤
輸鄭司農云屬蛤也注子春云屬蚌也蛤蛾子國
語曰蟲舍蜃螺賈案醢人有麝醢蠃蛤醤醢蠃蛤輸
一物兩名司農與子春義同蛤蛾子者謂蠣子之
子取白者以爲醢蟲舍蜃螺國語陳宣公言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膾胖之事凡祭祀共豆
脯薦脯膾胖凡腊物賓客娶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
事

鄭大夫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烏趙矣薄

折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蝦脩腊小物全乾脯非豆

實豆當爲羞聲之誤也

買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

而有臘胖何鄭答雖鮮亦屬腊人知脯非豆實者

案邊人職有栗脯則脯是邊實知豆當爲羞著案

邊人職凡祭祀共其邊薦羞之實鄭云未飲未食

曰薦已飲已食曰羞羞薦相對下既言薦脯明上

當言羞脯也

鄭農夫臘脅肉

大夫胖讀爲判

狃子春讀畔爲版又云臘胖皆謂夾脊肉又云禮

家以胖爲半體者文無所出皆非也祭祀之禮肫

解而腥之又有體解而燭之又有薦熟之禮三者

皆當先制爲胖此證胖與膶不同賓客喪紀所共者共内外之饗也

鵠先生云禮器晏平仲豚肩不掩豆肩當在俎不在豆謂平仲儉不中禮對文假豆而言以形言豚肩之小也